

西渠漫游

留如藩

西渠,又名汪边溪,俗称黄茅坑,位于开化县城西边卧佛山脚。据《开化县志》载:西渠发源于小山岭“龙舌头”,宽约一米、深二米左右,绕卧佛山脚穿城而过。后因年久失修,泥沙淤积,1959年兴建龙潭大坝时进行扩建,1962年竣工。新渠北接龙潭,南至南门电站平水池(现称南湖),经发电后汇入金溪。全长3590米,断面底宽6米,两侧堤高4-6米。1992年对渠西两侧弯曲狭窄路段拓宽改造,埋设地下涵管,截断向渠内排放污水。1996年,又对西渠两侧设置护栏,每隔数10米设埠,百米建桥,并栽种花木,置放花坛,形成一条繁花似锦、树木葱茏、蜂蝶飞舞、四季如春的景观带。

在一个天蓝气清、风和日丽、鸟语花香的日子里,我会同外孙、外孙女等人,自龙潭公园顺流而下。只见渠道两侧驳坎,全用块石垒砌而成,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溪水冲刷,黝黑中透着光滑细腻,而居水位高处的石块缝中,滋长着厚厚的青苔。三三两两的冬青、枇杷、石榴树,歪歪斜斜地在石头缝中挣扎地生长着,还有那一丛丛迎春花,伸直枝杆,垂挂驳坎上,枝叶在水面飘忽摇曳,一些贪婪小鱼,探头探脑,互不相让,争先恐后地乱碰乱撞,肆意咀嚼……

漫步前行,边走边看,令人发现一个意外的现象,水渠越往下游,渠水却越清澈,不仅可以看到成群的红鲤摇头摆尾,逆流而上,还可以看到渠底的石斑鱼,自由自在地游荡,当游到渠道落差较大、有石块铺着渠底河床激起的层层浪花时,鱼被冲到石头缝隙间,鱼蹦跳几下,又翻腾跃入水中。我疑惑不解,便向一位穿着红背裤的中年志愿者询问,为什么渠道底部要铺着一层石块?他笑笑说:“随着渠水不断流淌,水面会有泥沙,杂物漂浮,造成渠水污染,泥沙逐渐淤积。前几年,除埋管截污外,又在渠道底部铺石,使杂物泥沙沉入渠底,然后十天半月清理一次,我连声称赞:“好办法,好办法!”

古老的西渠建于何时,无确切资料可查,但开阳《宋氏宗谱》载“宋高宗南渡时,宋用振始迁开化,居西屏之前,西涧之上”之句。以此推敲,西渠可能是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前,故西渠一直被称为县城古八景之一,是江南水乡,开化山城风光霁月的一道风景线。真可谓:

西渠流水自窈窕,碧水玉液色更娇。

似带一条山城过,如环九曲龙宫绕。

洗漱埠头三十座,行人往返二六桥。(旧传说有26座桥)

相望南北多妙趣,追溯溯源话宋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,不断推进旧城改造,古老的西渠两岸,架设起一座座新的便桥,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光。后来经过景点提升,现西渠有9座精彩靓丽的小桥。这些桥梁,有的清秀玲珑、飘逸舒畅;有的古香古色、质朴典雅;有的单孔卧波、弯月坠水;还有两端步步升高、气势壮观的拱桥,又有精雕细刻、白玉栏杆廊桥,真是美不胜收。



西渠 资料图

收。

山乡灵异之气凝聚细流,人文脉络之声世代传承。行至渠西路37号附近的“天香桥”,桥下潺潺细流,自北向南逶迤而下,桥面块块镌刻花纹青石,由东向西衔接而成,置身于此,真是别有一番乐趣。据悉,天香桥,是因“天香书院”而命名的。清·乾隆年间,刑部尚书戴敦元之父戴世伟,与其弟侄,以先人遗志,捐西山别业为义塾,地广三十三弦,广袤二十九弦(古人计算长短的称谓),宅两进,各五楹,前庭宏大,后耸高楼,旁有窗台亭阁,计椽六十有余。围墙周密,可供修息养身,游玩娱乐。又捐田三十余亩,以资求学灯油费用。宅院庭内,有高达六七丈的桂花树,色赤香浓,为县城内人们称奇,故赐“天香书院”。

“天香书院”经历280多个春秋,时下,书院旧址已建起高楼大厦,但它为开化文化教育事业,造就了很多人才,作出很大贡献,渠道上也建起一座美丽的“天香桥”,见桥怀古,忆昔仰今,令人浮想联翩……

伫立揽湖桥,依廊凝望,蓝天碧水,遥山近亭,四面风光秀丽,敞开胸襟,张臂招揽,似将一湖清波揽入怀中。静闭双眼,深吸一口气,顿觉心旷神怡,乐不可支。我正沐着阳光,尽情地观赏景色时,小外孙甘甘高兴地嚷着:“嗨!白鹭,白鹭!”抬头仰望,只见空中一行白鹭掠过,有三四只停在南湖湖心小岛的树梢上,有的隐藏进湖边一片草泽丛中,这时,在湖中游荡的两只黑天鹅,突然挥动羽翼,拍打着水面,急切地向下游快速地飞奔而去。我好奇地说:“想不到这两只天鹅这么大个!”女儿对外孙说:“我们要保护鸟类,爱护环境卫生,保持好水质,过几年,南湖成为“天鹅湖”时,再陪外公、外婆来看天鹅湖好不好?”甘甘说:“好!还有端端妹妹也一起来!”

在返回途中,脑海里浮现出明·正德年间举人,昌乐知县徐庆云诗:“谁凿灵泉窍,中流水一湾。风清时夏玉,月净水拖兰。曲折归吴海,纾徐傍佛山,千门滋秀发,终古自潺湲。”心想,时至今日,徐庆云若看到西渠变得如此之美,不知又该如何赞赏。

春生

郑凌红

去年公历年底到兔年正月,是一段漫长的日子。这段日子,大家都巴不得过得快点,可是过日子就像坐月子,其中的煎熬只能冷暖自知。天气阴郁,疫情起伏,街上行人寥寥,心里蒙上的尘埃一时半会儿擦不去。

懵里懵懂中,熬过了一天又一天。琐碎,空虚,甚至被嫌弃的光阴,难能可贵的也许只有那无穷无尽的思考,恍如隔世的沉寂。如果没有外在影响,害怕寂寞的群体并不觉得,大多数的喧闹是庸俗的。我们不必拒绝庸俗,正如不必强求每个人都要怀着心事,去想一些长远的事。毕竟,每个人承担的使命不同。对众生而言,能够快乐而健康地度过自我的时间刻度,未必留下什么,也是庆幸的。每个人眼中,都有一个自我定义的世界,只要他或她的行为和思想没有触及社会的底线和他人的利益,其余人该也不该,去纠结看似不容易被理解的那些存在。

当然,日子总是一直往前走,和我们的个体修行一样,说到底,是固执而不可逆的。只有往前走,才有更多的期待,更值得的遇见。忘了是哪一天,我突然睡不着了。彼时是子夜,窗外弯弯的月亮,像一把发光的镰刀,从夜色里赶来,拉开我的窗帘,欲要收割我的心事,那一茬茬如每天疯长的胡子的心事。

我躺在床上,感觉有点热。被子还是冬天的被子,有点重。但在几十天前,它还是我的安全感。如今,我想让它瘦一点,轻一点,这样接触的时候我的思绪会更洒脱一点,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次数也会少一点,睡不着而又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的情绪会平稳一些。终究还是起了一次床,往北望,对面楼栋里五楼的灯光还亮着,细细听还有传来的电视声响。主人的身份猜不着,唯一可以猜测的就是他或她,也因为这不寻常的夜晚,而默认了季节的另一番交替。原来上班的人下班了,现在是新一轮的站岗。站岗的人感受到了此时的风,已不是彼时的风,便又马不停蹄地催生了不同的情绪。

我对自己说,春天来了。新闻上的人春的概念,并没有太留意。我留意的是,四五更的猫叫,撕心裂肺,此起彼伏,义无反顾,旁若无人。这样的表达,让睡着的人醒了,让醒着的人更清醒了。身体里的躁动被唤醒,只是又不想起床,不想打扰家人或被看做异类,而超脱很多人,做一些无所事事的事。恍惚间,传来垃圾车清运垃圾的声音,这个早上我听出来的感觉是,装运垃圾的师傅应该是换了一个人,咳嗽声没有了,车子来得快,离开得又好像快了一点。悉悉索索,有人从另一扇门起床。这是我熟悉的人,她为我们插上电源,在电饭煲里焖上一锅四个人吃的稀饭,不稠不稀。稠了,我会第一个提出意见。稀了,也是我第一个要发表言论。我会跟往年一样,说,窗外的玉兰花都开得这么浓烈了,我想

喝一碗稀饭咋就这么难呢?

啥都不难,只要用心。生活也是这样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特别是这两三年大家共有的一些经历,让每个人对世事无常,对岁月静好,对现世安稳有了更多的定义,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就在几天前,碰到了一些旧友。有人在貌似风光的背后,感慨人生进入了一个彷徨的境地,一切看似四平八稳,一切都陷入死海般的波澜不惊。四平八稳不是错,波澜不惊也未尝不可,但要抛开世俗的眼光,坦坦荡荡地走下去,自然需要练就很深的内功,不被幻化的外在所囚禁。也有人说,他对日子像打了鸡血,每天劲头十足,乐此不疲,还举了一些例子阐明他的豁达与潇洒。听了之后,我除了羡慕,并没有其他的想法。因为,我不知道羡慕之外,怎么能抵达他的段位。世界固然美好,值得憧憬,但在一些角落,总有看不见的落寞和孤寂。不是所有的鲜花都没有刺,也不是所有的语言和看见都得插上鲜艳的花。长夜之外,还需要某种清醒,自我的清醒,世界大同的清醒。

又过了某些天,太阳似乎更高了,天空也更蓝了,黑夜也来得更晚了些。这期间,和家人又走了一些地方。我坚信,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,对某个空间的定义也是不同的。尽管,大街上,长靴已下,裙角飞扬。尽管热气腾腾的不仅仅是麻辣烫,还有烤羊肉和海鲜火锅。你会怀疑,自己穿多了。也会怀疑,自己有很久与这个世界有了隔离,中间有高高的屏风,屏风的两头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一个活色生香,一个亦步亦趋。新鲜的是新鲜的面孔、新鲜的血液、新鲜的热情。陈旧的是缓慢的节奏、缓慢的适应、缓慢的思想。当然,它们还有交集。如果一定给交集一个定义的话,那这种交集,便是共有的怀旧。

怀旧,也是另一个春天。事必躬亲是怀旧,手把手地去劳作也是怀旧,忘不了不该忘的事也是怀旧。这些看似无关紧要,不在同一个框子里的符号,其实都通往另一种意义上的幸福,而这种幸福也通向春天。它的始发站可能是每个人的内心,也可能是如小草般不被人注意的蓬勃生命,它们一旦上了车,便会历经雨雪风霜,酸甜苦辣,过程中就像一个人,有喜怒哀乐,七情六欲,浩浩荡荡奔赴自己的下客站,短暂停留之后,又开启新一站的启程。

那一天,我回到了好久没回的老家。田野里,油菜花开得正艳。父亲和母亲的身上穿得轻快起来了。那顶冬日里的黑色工人帽已经收进衣柜,而袖套作为厨房里的打卡王也没有跟着母亲的手臂而来,我看到他们的白发长了不少。但细长的田埂上,是暖和的风,以及我和他们又心灵相通的那种期待,一如夏天的繁星点点,点亮我们心里的天空。